



我的前辈同辈和晚辈

——当代文坛影记

吴泰昌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我的前辈同辈和晚辈 ——当代文坛影记

吴泰昌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前辈、同辈和晚辈 / 吴泰昌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12

ISBN 7-102-01943-2

I. 我… II. 吴… III. 吴泰昌 - 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4116

我的前辈同辈和晚辈

——当代文坛影记

吴泰昌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责任编辑: 赵朵朵 石松

责任印制: 丁宝秀

装帧设计: 夏岚 陈姜

印刷: 北京人民美术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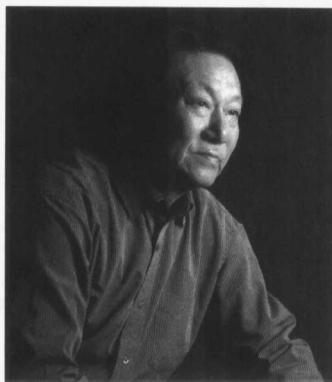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印数: 3000 册

ISBN 7-102-01943-2

定价: 24.00 元



作者近照

1938年出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

1955年至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文艺理论研究生毕业。

长期从事文学报刊编辑工作，先后在《文艺报》、《河北文艺》、《人民文学》供职，1984年至1998年任《文艺报》副主编，现为文艺报社顾问、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五届、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冰心研究会副会长，《儿童文学》、《中国人物年鉴》、《出版史料》编委，《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顾问等。已出版评论散文集《梦里沧桑》、《我亲历的巴金往事》等10余部，其中《艺文轶话》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另编著《阿英文集》、朱光潜《艺文杂谈》等多部。

SAN83/02

目 录

1 留下春光付秋时（代序）	冯骥才 8
2 导师杨晦	11
3 不倦的爬山人——吴组缃	16
4 听朱光潜老师闲谈	19
5 怀念阿英	31
6 难忘一氓	37
7 周扬书橱中的一本书	43
8 跟光年学做编辑	48
9 点滴忆茅公	52
10 走进叶家大院	56
11 “巴金这个人……”	63
12 说不尽的冰心	71
13 从文先生	76
14 “鸭信”自尘	81
15 臧克家的真情	87
16 含笑的艾青	91
17 秋天里的钱钟书	100
18 曹禺又把书送还我	107

19 赵朴初的“妙愿”	109
20 少其同志	112
21 孙犁是这样回答的	115
22 星散记忆中的袁鹰	120
23 燕园同窗	127
24 在泥泞中行走	132
25 评奖散记	137
26 研讨会上的友谊与沟通	142
27 笔会拾零	152
28 看望与相聚	161
29 参加全国作代会	175
30 我的作家邻居	181
31 乡情走笔	186
32 社会活动剪影	194
33 后记	210

留下春光付秋时（代序）

冯骥才

文坛的风景一如车窗上的风光，一阵阵地掠过。我们从哪里还能看到昔日的景象？有时回首眺望，不免怅然于一片虚无。然而，我的好友吴泰昌却笑嘻嘻捧来一本厚厚的图书。里边有图有文有照片。待仔细一瞧，不禁一惊。许许多多文坛的往事，去世的先贤，过往不复的场面，还有我们风华正茂年代的音容笑貌，竟然都给他真真切切的保留在这部图书中了。

照片中的记忆总是大于照片本身。一帧照片往往带来时光倒流的神奇。它会复活一个事件，唤醒许多细节，散发出那年那月独有的气息。我们这些“当事人”一定会惊讶，泰昌是从哪里获得这么多文坛照片的？是他“偷拍”到的吗？

我知道泰昌的秘密。二十多年来，他随身总是带着两样东西。一是小笔记本，一是一架口袋型的自动相机。在种种文友之间相互拜访与聚会中，种种文坛盛事或笔会里，他会随手举起相机“咔嚓”一下，或者掏出小本子把一些谈话及细节飞速地记录下来。这情景可能很多人见过，并不留意。但有心人却只有泰昌本人。

我想，泰昌的这种“工作方式”，可能来自他在大学做研究生时收集材料的习惯；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对这些“文坛资料”的兴趣。他很看重这些资料的史料价值。这里边有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观——泰昌是站在明天的角度来观察今天，选择今天，记录今天和收藏今天的。当“今天”渐渐成为历史时，这些资料珍贵的历史性便一点点显现出来。

其实，我们也常常和泰昌同在一处。但把那些“现场”记录下来的却只有泰昌。这除去他独特眼光，再有便是他对文坛的钟情。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泰昌对文坛有浓烈的热情。他与文友们真诚交往，尊敬先辈，亲切后生。为人又急公好义，替人出力，排难解

纷，不辞辛苦。从他个人的视角看，文坛是情感化的。他把文坛看做花坛。所以，他才会这样珍视文坛的点点滴滴。现在，从这些难忘的瞬间里不是依然可以看到泰昌对文坛那一片赤诚么？

许多年里，泰昌供职于《文艺报》。由于他的敬业心强，整日奔波于各个城市和各种会议之间，因之亦得便于广泛地采撷文坛生活。泰昌所收集的文坛资料少人可比。大大小小写满了文字的记录本至少可以装满一箱，他自己拍的和他保存的他人拍摄的照片更是难以计数。这一切，全是第一手的，无可重复，都是泰昌身临其境的记录与发现。

现在，当泰昌动手把这一大宗资料整理与出版，其意义则是一个文学时代的侧影与旁证。它庞博、丰富、确凿。史料的含金量很高。而它的本身就是一部大型的插图本的当代文坛的纪实作品。看过这部书我们会感到，倘若没有这些照片和笔记，我们的文学便会有一块遗憾的空白，永不能补。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泰昌这部书侧重于前辈同辈，兼及他的晚辈。任何时代的文坛都是三代人共存共创的文学空间。故而，这部图书所显示的是整整一个文学时代——即新时期文坛的面貌。

感谢当代文坛的有心人吴泰昌。他用了二十多年的心血及其独有的眼光，留驻了一个时代。使我们身在秋日，坐享春光。

2001年秋

导师杨晦



晚年的杨晦（图片杨锡提供）

我的老师很多，不是时下习惯泛称的老师。我当学生的年头之长应该说在我同龄人中是稀有的。如果不从童年在抗战江西保育院算起，有十八九个春秋了，虽然我的记性还好，毕竟不同时段使我受过益的老师屈指难数，不可能每个都留存下

清晰的记忆。2000年3月的最后一天，北大中文系庆祝建系九十周年，我回到母校参加庆祝活动，见到了一批四十多年前的同窗，虽然同在京城，多半是数年不见，在这个场合相聚，感触丛生。燕园风光依旧，当年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大多先后辞世，连健在的林庚教授也因病未能亲临。岁月无情！我想起了这句话。在北大中文系学习、生活了近九年，杨晦教授是我跟随学习时间最长的老师。1955年进校时，他是系主任兼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我听过他的课。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和几位同学去燕东园他的寓所帮他拆毁壁炉取钢条。1960年本科毕业后做他的研究生，他的辅导都在家里，有时在客厅，有时在书房。接触渐渐多了，特别是他辅导我写研究生毕业论文那半年，往往是不预约就贸然而去，多次是他一边用餐一边同我谈。杨老师吃饭简单，他留我在他家吃过几次，每次同他一样，一小碗红烧肉，一碗素菜汤。进校时，他给新生作报告，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激动地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想当作家，别到这里来。也就是那次讲完话散场后，他在人群中见到了我这个瘦弱的新生，他问我从哪里考来的，在哪个专业。我原是报考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杨老师说，你年纪小，可以重新考虑改学语言文学专业。当时语文专业学制在全国率先改为五年制，新闻专业四

年制。又听说语言文学方面名教授多，后来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时是北大文学研究所，名人也多。经他的提醒，不久我就申请改学语文专业了。1964年研究生毕业时，他因病休养，由游国恩教授代系主任。我到《文艺报》工作前，游老师约我去他家谈话，叮嘱我出去要好好工作，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游老师是位亲切又严肃的人，在他送别我时，想不到他竟提醒我要去的单位比学校复杂，一切要小心从事。我对他的提醒还不大理解。当我来到《文艺报》上班，主编张光年见我时就说：这是个光荣而危险的岗位。这才使我回想起了游老师的这番用心。离开学校的头天下午，我去看望了杨晦老师，他正靠在二楼书房的沙发上闭目养神，书桌摊满了书，其中一本厚厚的英文大词典张开地躺在那里。那天他精神不好，劝我去了以后多看多听少写。

1958年，系里同学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我分在近代文学组。杨晦老师亲自写信给阿英先生，请他给予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帮助。这封信难得地还在：“阿英同志：听说你身体不好，在养病。疗养的效果，好吗？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同学，想在最近期间，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想请你帮助，指导进行。我想，你一定很愿意，或者说，一定不会谢绝的吧！并祝健康！弟杨晦 八月四日。”阿英先生时在香山养病，他不仅同我们谈了许久，还

杨晦常忆起1949年7月在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与老友相逢的情景。杨晦（右四），右起：胡风、冯雪峰、冯乃超、陈学昭、丁玲、李伯钊、陈企霞、马思聪、吕骥、周立波、田间等。



送了我们他自己编著的有关近代文学书籍，还借给我们难觅的有关图书资料。

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也是后来陆陆续续听说，他是学哲学的，1920年北大哲学系毕业，与朱自清同班。杨老师去世后，偶然与朱光潜

老师闲谈时得知，朱自清对杨晦为人作文的称赞。1948年，上海文艺界为杨晦庆贺五十寿辰。远在北平的朱自清给杨晦写来了贺信：“慧修学兄大鉴：这是您的一个同班老同学在给您写信，庆祝您的五十寿辰，庆祝您的创作和批评的成绩，庆祝您的进步！我知道‘杨晦’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您，远在您成名之后，大概是抗战前的三四年罢，记不清是谁和我说的了。那时我很高兴的是同班里有了您，您这位同道人！可惜的是自从毕业就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就是在

我的大发现，发现您是我的同班，或我是您的同班之后！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我喜欢您的创作恬静而深刻，喜欢您的批评，明确而精细，早就想向您表示我的欣慰和敬佩，又可惜没有找到一个适宜的机会动笔。今天广田兄告诉我，说是您的五十寿辰，我真高兴，我能以赶上给您写这封祝寿的信！敬祝长寿多福！弟朱自清，



1964年研究生毕业前夕，杨晦（坐）与学生在其寓所北大燕东园37号门前留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作者与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右）1993年在上海。



1983年杨晦逝世后，上海文艺出版社邀作者主编《杨晦选集》，杨晦老友臧克家（右）、冯至为该书写序（图片郑曼提供）

三七年三月十九日北平清华园。”这封信也是朱光潜老师提供给我看的。这封信曾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纪念朱自清先生的特辑中。事后我曾告诉同是作家、学友的老师杨老师的儿子，他也不知此事，可见杨晦老师日常中的“沉默”。

我常常想念杨老师，特别是他1983年辞世之后。作为一名学生，一直想为他做点什么。上海文艺出版社约请我编《杨晦选集》，我欣然同意了。事后知道，此书的出版得到胡乔木同志的关心。杨老师的老友冯至、臧克家为书写了序文，在杨老师的子女和出版社的支持下，花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终于编就顺利出版了。出版社给乔木同志送了书。

我非常怀念大学那段生活。庆幸自己有机会能受到那么多受学术界尊重的名教授的教诲。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中秋节，我正出差在上海，一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陪我去江湾复旦大学看望蒋孔阳教授，下午，正好蒋先生



1956年杨晦指导的两位研究生：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左），深圳大学教授胡经之1998年5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图片胡经之提供）



文艺理论家乔福山（乔山）是杨晦1954年指导的研究生，1998年与女刘乔同回母校参加百周年校庆（图片乔福山提供）



1982年，杨晦最后一次与家人合影。后排左二为长子、作家杨镰（图片杨镰提供）

和夫人濮之珍教授在。蒋先生见到我很意外也很高兴，进门时我叫蒋老师，他连忙摆手。坐定后，他才慢慢地对我说，陪同我来的是他的学生，虽然已是教授了，叫他老师可以，我不能叫。他说：我1956年去北大进修文艺理论，听苏联专家毕达柯夫的课，杨晦也是我的老师。你是杨晦老师的研究生。虽然我比你岁数大得多，我的学生中也有比你大的，但我们还是师兄弟，这个辈份不能乱。蒋先生为人谦和，他夫人又是我们安徽老乡，他俩坚持一定留我在他家过中秋。蒋先生很敬重杨晦老师。他说看了《杨晦选集》，很为他解放后写的少惋惜。干了十几年系主任，为教学改革，培养学生付出了大量心血，桃李满天下，但政治运动不断，哪里有什么时间写文章？我和蒋先生有同感。每当我思念起杨晦老师时就想起了蒋先生说的这个遗憾。

不倦的爬山人——吴组缃



“文革”后恢复写作时的吴组缃(1977年, 潘德润摄)

叫醒他,大声说泰昌来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缓缓地抓着我的手。一个多小时,想说什么都没说出什么。他卧床时间不短,屁股上长了不少褥疮。我和他女婿给他翻身擦洗后,他又昏睡了。

1955 年来北大上学,在授业的老师中我爱听他的课,交往也感到最亲近。他讲授明清小说,开设《红楼梦》讲座,观点之深刻独创,对情节人物剖析之入微,赢得了学生的普遍赞誉。也许是一种家乡情结,很早我就成了他家中的小客人。他使我染上爱喝安徽茶的习惯,师母让我品尝上了诸如臭桂鱼一类的真正徽菜。我特别爱听在课堂上听不到的他那风趣的谈话。他常谈起他对山的特殊记忆。他老家是泾县,他说:我小时候就不知道有平原。山的一边是山,山的另一边还是山。那时有个愿望,想爬到山头看看另一边是怎样的,有一次跟姐姐、嫂嫂跑到山上去采果子,跑到山头处,一看,吓!还是山!那时根本不知道有平原,我以为

1994年,元旦不久,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会议。孩子电话告我,吴组缃爷爷家来电话,说吴爷爷快不行了,很想见我一面。

1月8日,组缃老师临终前三天,上午我赶去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匆匆买了束鲜花。我闯进病房,他在安详地躺着。他的女婿



1978年6月23日下午,作者在组缃老师(右)家中得悉游国恩教授不幸逝世。

世界就是山。1928年，刚满20岁，他从家乡的山，攀登到另一座山——文学之山，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同是乡土文学重要作家，吴组缙与蹇先艾（右）在中国作协一次会上（1985年）

组缙老师自幼爱读书，少年时就勤于写作，大胆投稿。上大学后，他泉涌般地发表小说、散文，很快引起文坛重视。茅盾及时著文称赞他作品的精致。他的名篇《一千八百担》、《绿竹山房》、《鸭嘴涝》（后改名《山洪》）等早已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篇章。

在创作中，长期在大学的讲授中，他对文学有自己执著的主张。他认为，搞创作要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作家要有真实感情，第二是作家对客观的现实情况，有实实在在的感受，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作品是需要通过技巧来表现完成的。在艺术的追求上他偏爱质朴、自然的风格。1987年，他为我的散文集《梦的记忆》作序，他在文中说：“我喜欢这样的散文，它们的特色，是随随便便的、毫不作态的称心而道，注重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的描述，读来非常真切、明白，又非常自然而有意味。正如一碗淡淡的清汤，上面浮着几粒碧绿的葱花和透明的油味。喝着，满口爽快，觉得很有味道。”

经过十年浩劫磨难之后，20世纪80年代前后，他精神振奋，写作兴致骤浓。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想做的事：把几门讲过的课的讲稿整理出来：宋元明清文学史、中国古代小说论要、红楼梦及其他几部长篇小说评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作者时有机会在组缙老师家品尝师母做的家乡“徽菜”。